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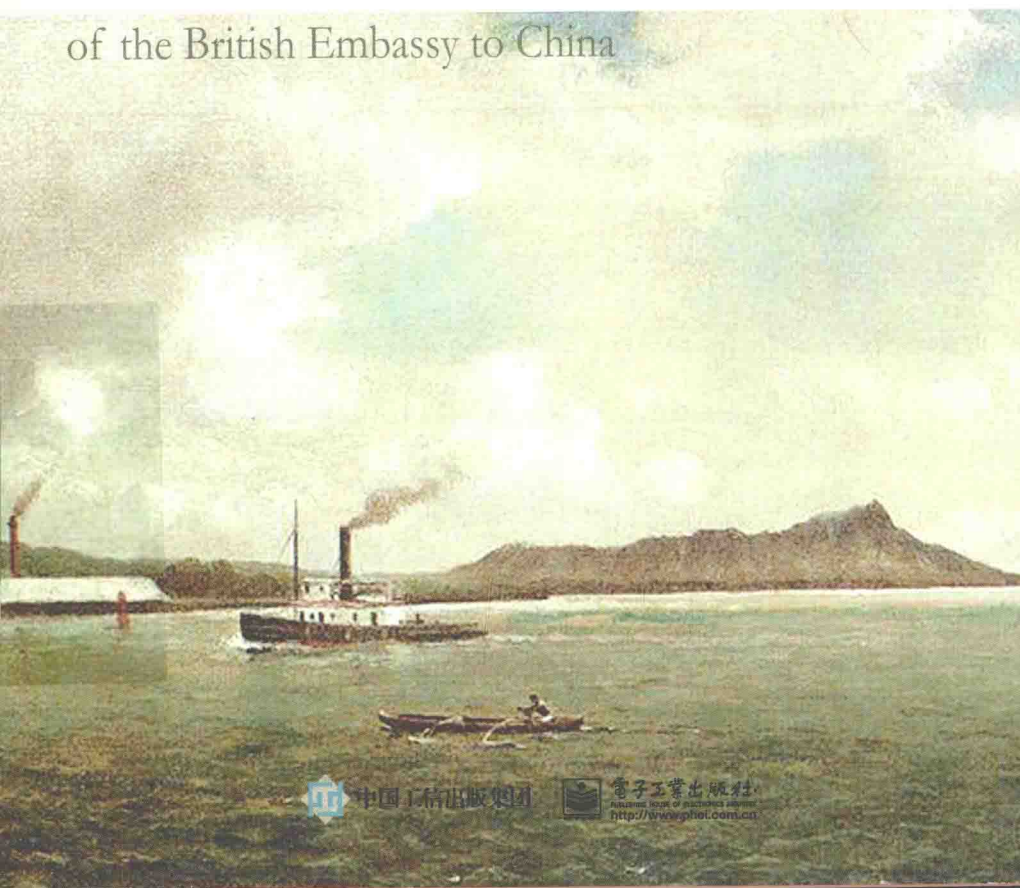
寻路中国系列

在大清帝国的航行

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

[英] 爱尼斯·安德逊 (Aeneas Anderson) 著
费振东 译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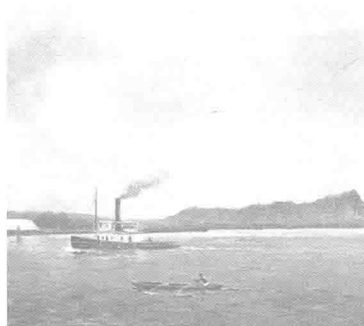
寻路中国系列

在大清帝国的航行

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

[英] 爱尼斯·安德逊 (Aeneas Anderson) 著
费振东 译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英)
安德逊(Anderson,A.)著;费振东译.--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7
(寻路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26368-2

I. ①在… II. ①安… ②费… III. ①中国历史—清
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4050号



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作者:[英]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

译者:费振东

出品人:孙莉莉

策划编辑:李欣

责任编辑:李影 文字编辑:李欣 特约编辑:韩奇桅

印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22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
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
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重版说明

本书记录的是英国访华使团于1792年9月至1794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及往返途中的见闻。1792年至1794年间正是乾隆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所谓治世——“康乾盛世”的终结。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中国这个曾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庞大王朝，逐渐由盛而衰，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国家则以英国的产业革命为代表开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并初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工业上的空前发展势必带来更多的贸易要求，然而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却严重地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为了打开这个巨大的市场，英国政府于1792年以庆贺乾隆皇帝的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特使访问中国，讨论两国的贸易和建交问题，并希望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从而得到贸易上的最优惠待遇。然而英国的这次友善接触并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成果。清政府误以为这次访问是“臣服”，驳回了使团提出的所有通商要求。虽然如此，访问也并非完全无功而返，使团为欧洲人带回了他们亲眼见到的神秘的东方古国的朦胧影像。

本书就是这个使团回国后，于1795年4月出版的一本访华见闻录。作者爱尼斯·安德逊是使团访华时所乘“狮子”号船上的第一大副。由

于他不是使团成员，因而无法了解到两国谈判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但是作者对使团活动以及沿途见闻的忠实记述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关于中国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社会制度、宫廷生活的描述以及对两国迥异风俗的对比观察都具有颇为独特的新奇角度，虽不免有种种误解甚至偏见，但作为两百年前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口岸到内陆腹地广大疆域的首次访问和观察的记录，仍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由于当时存在的语言沟通困难和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书中地名、人名的使用比较混乱，为此我们专在书后附有对照表，列出英文原文拼法和中文译法供读者参阅。由于语言和时代的原因，书中的文字乃至标点的运用都与标准的现代汉语有一定的距离，在编校过程中我们以保持其语言风格为原则尽量不作改动。另外，书中所用的计量单位均为已废弃的英制单位，我们也一并予以保留。

本书初译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出版过，当时仅作为内部读物少量印行。2002 年，群言出版社重版了此书。现在译者已经去世 40 年，我们征得其家属同意，再度整理出版并公开发行，希望能以此告慰译者。

原书初版序言

出使中国这件事在我国的外交史上是新鲜的，很自然地引起公众普遍的好奇：因为，姑且不论在商业上有其巨大的目的，就是对于那个帝国内部情况的普遍无知，以及该国史书记载的逸闻，都一定会引起我们这个开明的国家的注意，它是世界上唯一文明的而又有周密的法律禁止外人入内的国家。

我无意于考证前人对中国问题的记载，指出其中不符事实的地方或荒诞无稽的杜撰，这些事无须我来做——我要做的只是把我光荣地跟随马戛尔尼伯爵参加其一切活动的使团的经历中所见到的事情记录下来。马戛尔尼伯爵是被任命为英王陛下的代表出使到北京朝廷的。

欧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受到压制的不利情况是人所周知的：为我们自身的利益而排除这些障碍，就成为我国政府值得竭其睿智加以密切注意的问题。但是这并不纯粹是一个虚构的计划；伦敦政府早已得到充分的暗示，派去的使节将获得中国皇帝的优厚接待：因此，大臣们为获得商业利益，他们所筹备的使团，既符合大不列颠王国的尊严，具有足以吸引中国人民的仪表，又能获得北京朝廷的尊重。

卡斯加上校麾下为此在 1788 年以重要的公使身份被派到中华帝国

去。他出类拔萃，具有卓越才能、仪容和蔼、办事敏捷精干而又有坚强的忍耐力，非常适合他所负的重大使命；可是在航程中这位英才竟不幸夭亡了，以致使节团就此停止再向前进。当时英王陛下也没有预料到此种情况，并没有委派可继任这项外交任务的人，因此这一使命就随卡斯加上校的逝世而告终，也可以说，同他的骨灰一道埋在了辽远的海滨了。

然而，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作为英国政府的重要目的，这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英王陛下任命了地位更为显要的马戛尔尼伯爵为前往中国的使节，又重新委派了使团。

政府对外交使团的热切关怀和宽裕照顾是无微不至的，难以用笔墨来描述。派遣这使团的当局的卓越才能与指导着东印度公司的那一股进取的商业劲头，两相结合考虑下所做的准备理应获得成功。在准备工作中全无狭隘或过分之处：在维持使节体面所需装备和诱人的国产，无论在艺术、科学和工艺各方面都有充分的供给；这一使节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它的失败不能归咎于在国内的筹划者和使团。

我的计划是尽我所能，在不逾越我的职责之内，准确记录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本书主要部分是自不列颠使节从“狮子”号战舰和东印度公司船“印度斯坦”号在庙岛停泊时起，在黄海海面，直到抵达广州为止的一段时期内所有经历的忠实记录。这一本访问录是当使节团在陆地旅行或在水上航行时，和在北京及鞑靼区^[1]短暂居留期内，尽了我最大努力和深切的观察，如实记录下来的。

富于幻想的或善于想象的人们不妨按本书所叙述的景象用我们从海

[1] 鞑靼区是指长城以外，热河地带。

外输入、装饰在豪华厅堂里的中国工艺品所见到的明亮色彩来加以渲染：可是我的首要目的是想准确深刻地描绘出这幅图画轮廓；因此我宁愿因对真实事物的冗繁反复地描写而受人厌恶，也不愿让人怀疑我堕入空想的危险。在两千英里以上的陆路旅行或水道旅程中，某些叙述上的重复是难以避免的；不单是景物有类似之处而且用文字描写时也不能像亲眼所见，分门别类且细致地移到书页上来；城市、市镇和乡村，山岳和岩石，江川、运河和湖泽等都不过是通用的名词而已；同时，对于使团在中国旅途中日常行动的规律性描述也不免流于单调。关于这点，读者可能会感到乏味，但我相信，就全书来说仍是瑕不掩玉的。读者不幸而不能一贯地在书中获得兴趣时，我愿意向读者保证，他绝无被欺诳之虞。我全部的期望是由于叙事的忠实而获得读者的赞许，这也是我愿接受的全部报答。

在叙述在中国境内的旅程之前，有一段关于海上航行的记录；因而提到了许多已见于别人的记载，在现代地理文献也找得到的地方，但遵循一些值得我依赖的人的意见，还是按照我自己的知识和亲身观察，写出这一部分导言。

书内加进一段“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从舟山到广州之间^[1]的航行日记。这日记包含着有关这一段普通人还不很知道的中国海岸航行的很新奇和有用的资料；因此对于今后到这里航行的人有重要的意义。广州的河道是有名的，因此关于它的记载我压缩成很少篇幅。同样，在回国航程中并无值得特别描写的地方，也只占几页而已。此外，我还附

[1] 原文为“从舟山到广州之间……”，实际上这航行日记（见附录）是从大沽口起到广州间的全部航行日记。

入一简短的中国文字和语词的发音汇录，不过仅限于我自己所学会的罢了。城市、乡村等的名称是根据它们的发音拼缀而成的；这也得到中国本地人的指导，他的英语程度足以帮助我。

关于出版这本引起过公众普遍注意的旅行记录，我不必多作谦词。如果本书内容是关于最近到中国去的使节的公开活动的忠实叙述，包括在客观形势和旅行条件所允许形诸笔墨的关于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在内，再作伪谦之语，反而是对读者的不敬。但是如果读者认为本书内找不到自己关心的或足以取悦自己的地方，这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欺罔，也不是作者伪谦之词所能搪塞得了的。

但我同样也抱有更高的期望，希望书内的记录将能满足读者合乎情理的好奇心，且对于清朝这一世界上其他各国很少知道的国家的知识有所增进。

爱尼斯·安德逊

于威斯敏斯特，马夏姆街

1795年4月2日

原书再版序言

由于本书四开版本出版后销售剧增，我决定以较廉价的版本发行新版；这样可能更广泛地满足读者对带回大量新颖事物的访华使团的好奇。

这记录受到公众大量的赞扬使我不必隐讳我这工作的成功；虽有各种恶意的和出于误解的对书籍本身和作者的攻击，我仍保持本书的风格不改——但是就本书而言，我还是不怕任何失实或浮夸的指责，对于任何发自利害关系的反感所引起的攻击我将泰然处之。

在此我只添上一句话，在这新版我只作些文字上的修改。

爱尼斯·安德逊

1795年5月21日

目录

Contents

- 从英国到巴达维亚 // 001
- 受惊的土著人 // 040
- 登陆庙岛 // 051
-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 058
- 抵达天津 // 063
- 下级居民的奇怪习惯 // 072
- 中国人的礼神习俗 // 078
- 抵达北京 // 088
- 圆明园的宫殿 // 098
- 接到关于中国皇帝接见大使的通知 // 107
- 关于长城的描写 // 114
- 接待英国大使的宫殿 // 121
- 皇帝第一次接见大使 // 129
- 皇宫里的情形 // 134
- 关于皇帝的仪容及其服装 // 147
- 突然的遣离 // 158

经过的市镇、湖沼及其他 // 171

抵达杭州 // 180

沿途的景致 // 185

“圣怡镇”和三个姐妹城 // 192

不同寻常的捕鱼方法 // 199

墓地 // 205

异常光耀的灯烛 // 212

到广州 // 218

航行返英国 // 225

附章 // 236

附录一 航海日志 // 245

附录二 马戛尔尼伯爵的扈从人员名单 // 282

附录三 航海日志中国语词汇录 // 287

附录四 人名对照表 // 293

附录五 地名对照表 // 296

从英国到巴达维亚

——从英国到巴达维亚^[1]

179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一切必要的准备办齐以后，马戛尔尼伯爵和他的全部随员们从朴次茅斯码头乘了几只驳船，登上当时停在司匹脱海特海口的“狮子”号战舰。

1792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

收起快艇，向岸上的官兵发出回舰的最后信号炮。

179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

午前 11 时向“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两舰发出起锚的信号；

[1] 原文为 Batavia。当荷兰侵略东印度时代（1610—1945 年）以巴达维亚为荷属东印度的首府，位在爪哇岛的西北海岸。自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巴达维亚恢复其原地名称雅加达（Jakarta），华侨简称之为椰城，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

各配备有七十四门炮的“阿尔佛兰”号和“猎户星”号两舰同时也拔锚启行。午后五时我们从司匹脱海特起程。

1792年9月29日，星期六

我们进入了托港（或托湾），遇见了“汉尼波尔”号和“尼哥”号两艘战舰，斯当东氏父子（即斯当东爵士和斯当东公子）和吉兰医师一同登陆，深入内地，到达埃克赛特，翌日返舰。

1792年9月30日，星期日

修补好了在“狮子”号的舷壁发现的裂痕。

1792年10月10日，星期三

清晨，我们发现了陆地；八时望见“囚犯岛”（即“第然塔斯”岛），其时相距约四海里；与波托桑托岛相距约三海里。这些岛屿都属于葡萄牙王室，是马德拉群岛的一部分，波托桑托岛主要是用作在马德拉岛上犯了盗窃罪的人们的放逐之所。该岛周围约十五英里，多山，没有适合的港口，只有一个大海湾；除了西南风吹来的时候船只可在海湾避险。与印度来往的船只往往到此。岛上出产小麦，但产量不大；也放牧少量牛群，丛林中多野猪。岛上居民为数不多，受马德拉政府管辖。“囚犯岛”是个不足道的荒瘠石山，也是用来作为囚犯的监狱，这些犯人是须用各种劳役来加以惩罚的。

1792年10月11日，星期四

我们到达了马德拉岛的丰沙尔港，在深达四十四英寻^[1]的水面上抛锚停船。丰沙尔市镇的位置在港的东北偏北约一英里。

1792年10月12日，星期五

早餐后，遣派一等副官康贝尔登岸去见马德拉总督，通知他关于马戛尔尼爵士到达的事：在康贝尔回来时“狮子”号向要塞发了十三响的礼炮，对方立即答礼。驻在岛上的英国领事也来了，他偕同几位英籍人士，包括当地最显要的商人，登舰向大使致敬，并邀请大使登陆。

大使接受了邀请，命令全舰人员整饰服装，穿上了白衣白裤，准备帆桁整队。我刊行此书，并非单为海员之用，而且还为那些对航海生活不了解的读者消遣，我也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知识，所以要解释一下帆桁整队的意思。这是一种只在隆重的节日或对待极显要的人物时才举行的仪式。非但很特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很美妙。这时舰上人员都穿上他们最好的服装，水手们笔直地立正在帆桁两端，所有人尽可能地靠拢，手紧握着手，两臂张开；横系着绳索，防止他们跌倒。在这一种奇特的样子下，所有帆桁都挤满了人，一直到大桅楼^[2]。海员们维持着这个姿势站着直到大使在岛上登陆为止。

在这个场合下，炮兵助手^[3]全副武装在后甲板的左舷列队，水兵在

[1] 一英寻等于6英尺。

[2] 原文为 main-top-gallant royal，即船上最大的桅杆上的第二级帆桁，此地译作“大桅楼”，下文有时译作“主桅的第二级帆桁”。

[3] “炮兵助手”的原文为 matrosses。

右舷，甲板两边都排着队伍直到登陆梯口。当马戛尔尼伯爵从船舱经过时，全队向他行礼，奏军乐，到他离船才停止。马戛尔尼伯爵和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同坐一只驳船，其他随员另外坐一只。“狮子”号上发了十五响礼炮，岸上的炮台鸣炮同数相答。此时一切互相致敬的礼节都做到了。马德拉的总督偕同英国领事和当地的显要人士已在登陆地点准备欢迎大使驾临此岛。

1792年10月13日，星期六

早晨，用过早餐后，我同几个海军士兵一起上岸，在“勃拉辰头”的崖石登陆。在我们登陆处的对面耸立着一块大崖石，名叫“卢岩”^[1]，其中有一座很坚固的炮台，围以壁垒，架着好几门炮，驻兵看守。这个巨大的岩峰耸立如柱，很高，四面是笔直的峭壁，俯瞰着海湾。通往这炮台的只有一条狭窄的从山岩里凿出来的石级小径，有兵守卫。炮台距海滨约四分之三英里，海水深近四十英寻，去往陆地只能用渡船。马德拉岛的登陆地点是在“卢岩”石的西北面。靠岸的海水深十五英寻，浪涛大，海岸多石，舟行非常危险。从岩石凿成的石级上升到顶，通丰沙尔道路。丰沙尔是岛上主要的市镇。

这条道路崎岖而狭窄，不过四英尺半宽，两侧有矮墙，一开头就进入陡坡，两旁有些小屋显然是下级居民的住所。前行，坡下倾，有一小教堂。教堂的正面有一个祭台和一个十字架，据说具有特别灵验的治病之力。我们去时恰好看见好几个穷困可怜的病人光着身子躺在那里，满

[1] 原文为 Loo。

身是癰疮脓疱。这教堂看上去不像是做礼拜的地方，在我看来宛似一个谷仓或是马厩；等到我们发现这个十字架，这突出的装饰时，才知道这是个礼拜堂。同时有人告诉我说，教堂里面有适当设备，足供礼拜之用。教堂处境极为美丽，难以形容：它矗立在高处，浩淼大海一望无际；波托桑托及“囚犯”两岛清晰可见；俯视四周尽是迷人的葡萄园。路旁花园夹道，累累鲜果；向北，一片果园直通悬崖尽处，悬崖耸立海面高几百英尺。

离教堂半英里就是丰沙尔镇的进口处，有一道门，通往一条简陋、崎岖、狭窄的街，像是穿过一个果园的小径，道旁是橘子树和其他树木，中间挂着灯。路尽头是个大教堂，一座尖拱的“哥德”式^[1]大建筑。这种建筑在形式上和它所奉宗教的目的是很相宜的。

1792年10月15日，星期一

早餐后我到英国领事馆。馆址在教堂附近。

我看见马戛尔尼伯爵和他的随员偕同得·劳瓦伯爵的兄弟韦斯脱^[2]先生穿着使团的制服，鱼贯而行，去会见马德拉的总督。这位总督接见大使时，处处表示了殷勤和尊敬，并且邀请他参加明天的宴会。随后，大使仍照来时行列和仪式回到领事馆。

这一天的下午我结束了在这地方的参观，记述如下。

马德拉岛多山，从海湾望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的位置是在北

[1] 耶稣纪元3世纪至4世纪时古条顿民族哥德人的建筑形式，屋顶陡度很大，且具有突出的高而尖的顶端的建筑形式。

[2] 并非麦金托什船长的书记员韦斯脱。